

# 中秋节感怀

吕 顺（澳大利亚）

很少逛食品店，突然发现今年的月饼大量上市，噢，已经迎来了我在墨尔本的第25个中秋节。

生命犹如摆渡，从此岸划向彼岸。如果只看到故乡与墨尔本的中秋节不同之处是寒冬与夏天，那决不是我们海外华人关于中秋节的认知。

冬季的最后几天气温偶尔回升至18度附近，趁着墨尔本中午阳光明媚，坐在费茨劳宜公园的长椅上，望着高耸的桉树，寻梦故乡中秋节的往事。

故乡院子里的老香椿树留在心里的记忆总是那么清晰，中秋节的白天，我和母亲各有心事：我盼望父亲把平时积攒的假期用于中秋节返乡，多住几天，想看一下他的背包里究竟会有几本我喜欢的小人书。母亲却是因为奶奶中风的药物所剩无几，随着父亲回家，悬着的心终于有了着落。

中秋节晚上的饭桌就摆在老香椿树下，父亲的筷子忽而不时地给奶奶的碗里夹菜，忽而又问起上月给我留的几首唐宋诗词能不能熟记。

饭后吃了一些应时水果，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母亲送奶奶回房睡觉了，我依偎着父亲，静静地枕着他的呼吸，枕着他温暖的宽肩膀，枕着中秋夜晚的月亮，听着他开始讲故事。

岁月悠悠，儿时的中秋节无法复制，我曾给故乡许过一个愿望，等我老了一定回来，享受充满故乡味道的中秋节。

故乡远远地吸引着我，虽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几年没有回去，可我知道不管故乡变化多大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儿时的记忆，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甜美。只要爱还在，就值得等待；只要爱还在，一切都会到来。

年年中秋，今又中秋。在南半球玉兰花结蕾的季节，迎来了东方古老传统的中秋佳节。

嫦娥奔月，给人留下奇异的幻想。“今人不免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皎洁的月光，因包含了中秋佳节游子对家乡的思念而凝重，因承接了千年文化蕴藏而

深远。佳节依旧，却已是别有洞天。月亮忽圆忽缺，诸多变化，受它的呼唤潮起潮落，多端莫测。等到月亮渐渐地圆了起来，它的形象也渐和善了，难怪能得到所有人的赞美。

中秋佳节或是全家、或是邀友、或是社团聚会赏月，成了人们共同对月亮的心灵互动。

南半球的墨尔本也好，遥远的故乡也罢，举头望月，中秋节亲人团聚，已融入传统文化之中。

我的心情因中秋节将至变得滋润起来，虽然我不擅长钢琴，却很愿弹唱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的诗句，虽然我只是绘画的欣赏者，我却很想泼墨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画卷。

如果说过去的中秋节有一种味道，那就是不断进取，在奔波的路上怀着对家人的几分牵挂去努力，那时中秋团圆的味道何尝不是冷暖酸甜尽在其中。

如果说今年中秋节还有一种味道，那就是多了祝愿：但愿人间疫情好转。

阳光明媚总是胜过阴雨连绵，品尝中秋节的味道，早已不是华侨华人的专属，愿天下充满爱，是中秋节永恒的主题。

# 一曲歌罢丹阳风

徐 剑

## 1



天气奇热，太阳落下一道道光辐，将茅坪河水煮热了。栖息在春秋寨石墙上的斑鸠振翅而起，翼羽划过天际，落下一道灰色弧线，划破蓝天，然后择一阴凉处鹤立，停止啼鸣对唱。静默，其实是在等待一场声震天地的（巫）音喇叭及端公舞，那是穿越千古的楚国宫廷乐舞啊。

长铜喇叭举了起来，伸向天空，巫音喇叭第六代国家级非遗传人刘国福环顾左右，8位乐师站成半个回字形，着黄衣，戴头盖，腰间系着红带，后边端公舞班底已准备就绪，舞者皆身穿黑袍、紫袍，手持法器，人未舞，额头汗水淋漓。刘家巫音班子与端公舞班，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传承人，今天要为来的嘉宾吹奏一曲，旋舞一场。

楚人之俗，自古“信巫鬼，重淫祀”。在夏日里等待一场盛装巫音喇叭端公舞，与其说在求神中永生，不如说是在吹奏舞蹈中燃烧。襄阳、南阳盆地的气温太高了，彼时穿长袍，不啻酷暑盔甲护身，汗水如泉涌，可以倒出一桶水。可是，巫音与端公舞是古楚国宫廷音乐与舞蹈的绝配，就得戏袍盛装，一派战国风，一场巫音动地喜，远方客人，请您留下来。

## 2

车子在春秋寨入口戛然停下。他想起昨晚做的荆山春秋大梦。那是楚国开国之君熊绎吧，国都设在丹阳城（今南漳县城关附近）。周天子会盟岐山，熊绎坐着四乘舆的马车，风尘仆仆赶到岐山参加会盟。仪式前，一位大臣逐一请齐齐鲁及卫国诸侯入席，而熊绎不在贵宾席上，被另一位大臣领到东夷齐鲁国君身边，一起安放滤酒用的着草，那是侍者之活啊。祭拜天地国君师后，周天子对齐晋诸侯侯赏赐珍宝，独无楚子。周天子内外有别，只赏内戚王，对外姓诸侯有点冷落，不封亦不赏。

奇耻大辱啊！驾马车返丹阳王城，熊绎心中愤愤不平，向荆楚天空发誓，筮路蓝缕，励精图治，让周天子知道楚子并非等闲之辈。回到丹阳，熊绎招手唤来大臣，吹一场巫音喇叭吧，朕要压压惊，洗洗受辱之魂。于是，宫廷乐师旷被召来了，他是巫音喇叭的鼻祖，拍手唤出乐班，将铜喇叭伸向天际，1.6米长，长号嘹亮，喇叭声咽，这才是楚国宫廷的雅声正音，虽出自劳动的号子，采撷于民间，却为宫廷乐师作曲配器，按照中国古乐“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”的徵音，填音符作歌，配之端公舞，那是楚国最美的音乐舞蹈史诗，迄今仍为楚国宫廷的音乐化石。听了巫音喇叭，看过端公舞，会有惊为天人之感，通巫术，与鬼神交，感应天地浩气，楚子又满血复活了，将受辱之事抛到丹阳城外。翌日，换上芒鞋、布衣，竹杖穿林过，带着王后跟着百姓砍荆棘，劈山垦田，修渠，可谓卧薪荆山人不悔，终于崛起于南夷之地。

## 3

然而，300多年楚王都城经不起岁月风吹雨打，兵燹，水淹，屠城，最终只剩下废墟，城墙坍塌，铸剑为犁，嵯峨楚宫化作旷野桑田，只有楚子听过的巫音喇叭活着，遗落民间，成了一个家庭演奏乐坊，续巫音之魂，楚歌从远风中吹过来，伴着端公舞穿插的旋律，衣袍窸窣，回响在春秋寨的石墙上，听呆那对多情的斑鸠。

他一脚跨下车门，眼前遽然一亮，楚国风，好大的阵式与排场啊，眼前惊现一片上古楚乐的艺术之海。刘家巫音喇叭班主刘国福见车门一开，手从空中劈下，两个长号师对准长号铜嘴，运气，胸有千壑，首奏喜调“何仙姑”，喜曲的旋律，呜呜声裂帛，随山风吹来的是悠远沉雄。他踩着巫音的节拍，眼前一片虚空，热海波涌，激荡在荆楚百姓心田的巫音、编钟、九歌，随着锣鼓、大锣和端公舞蹈旋律，将楚国风俗一览无余，极尽古楚国音乐舞蹈的原始之美，唤醒一个南蛮夷后代沉寂的文心元气。

## 4

来南漳前，他曾做足案头功课，知巫音喇叭乃上古中国音乐“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”，变调，微声滑出，变幻莫测，诡谲怪异，平缓和敛更见深沉，激昂却有度，沈约则飘逸。巫音喇叭距今2600余年，处春秋南蛮之远，山鬼踏歌来，问天听惊雷，九歌不及巫音老，一曲歌罢叹离骚。所幸，听巫音喇叭前，他溯中国古乐的履痕，只走到大唐。2005年，他曾在海淀剧院观看过大唐皇家乐班演奏的工尺曲，那也是一群农民。唐亡后，皇家乐师班沦落于宝鸡山野，弃锣鼓琵琶笛箫而耕作，却不荒祖上的六艺。农闲时，一个村庄的农民用握锄头和割麦子的手，反弹琵琶工尺曲，竹箫一曲动京城，抚古筝，敲长鼓，胡曲翩翩霓裳羽衣舞。长安城的大唐古韵，留在1300多年后农家男男女女少的浅吟低唱中。而巫音喇叭呢，比工尺曲更古老，更神秘怪异。

巫音雅声动丹阳。刘国福和他的刘家班乐师，8个人站成一个圈，两只长号，旁边是两只唢呐，左右各两位大钹、小钹和勾锣的锣手鼓师。

从16岁起，刘国福跟着父亲学偷换气、

甩马锣、换拇眼，这是吹奏“巫音”的三大传统技法。偷换气是“巫音”艺人的基本功，学会偷换气，长号唢呐，一吹几里路，都不会歇一口气。吹长号，胸腔和腹部要特别给力，逢喜事，长号吹出“哈哈”之声，幽默风趣，令东家喜上眉梢；遇白事，长号吹出“呜呜”之声，让亲人怆然涕下。父亲最后又让他学打击乐，将一面巴掌大钩锣，敲出一曲节拍，然后左右锣师配合，轮换将钩锣甩向天空，就像一只妙音金鸟鸣然而起，在空中划一个圆弧，旋转落下。喇叭、唢呐调儿越长，锣声甩得越高，钩锣冲天一鸣，大盘小盘落玉珠，落成锣鼓铿锵。

山风过耳，千年已逝，楚王在荆山的王宫城池，都化作一抔黄土，唯有沾着人间烟火的巫音喇叭，王室乐班，从宫廷走向民间，在千年的红白喜事中存活下来，既保留了古楚国宫廷的高古典雅，又融入楚国民间巫卜文化的神秘、诡异。

一曲歌罢丹阳风。

## 5

演奏一曲巫音悲调吧。他心中有几分期许。楚国熊氏，自熊绎被周成王封为楚子，都丹阳城，横亘春秋战国，经43代诸侯，到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攻破郢都，亡国，历时819年。巫音呜呜，悲喜交集，虽为春秋五霸，战国七雄，一度定鼎中原，可是多慷慨悲歌，多海染血泪，多高人壮士，惟有巫音悲调，可慰忠魂，可祭故国啊。

巫音第六代传人刘国福知我心，演完一曲曲喜调后，他竟指挥巫音乐师吹起了“白鹤谣”“上山坡”，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大悲乐。虽为悲音，却有正声、正歌。巫音的悲歌是招魂调，是离骚赋，是壮士歌，呜呜发声，喊山，喊大江过石门，深水静流狂涛，将逝者的祭祀与悲情，藏于雅音，落花于逝水东去。悲恸时却含激昂之铿，死寂中有亡魂列阵，蹄声、喊声、杀声、哭声、歌声汇成大江洪流，四面楚歌，并非败象，那是乡音乡愁楚韵，更有随礼祖先丰功伟业的豪迈。在呜呜唢呐声中，循环往复，更添了一种与巫符、神灵感应时的神秘与从容。他沉浸在巫音喇叭悠长激昂的悲调中，彼时，一群白鹭，一只白鹤在巫音袅袅古乐声中高飞天际，是白衣高士屈子归来了吧？

千年过矣。丹阳城早已灰飞烟灭，郢都化作桑田，屈子踏浪归来，那担忧患之目，一直悲泪纵横，落成雨点，化为粽子，落入汨罗江、汉水。2000多年了，巫音喇叭犹在，屈子犹在，离骚成歌，何必还问天问，今天赤县尽是好日子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，先贤期盼的小康圆梦。大武汉、大襄阳万丈高楼，连郭城成，胜于丹阳城、郢都千万倍。端午节，还有一个漫长的苦夏，属于屈子。丹阳故都的乐班为一颗赤心、一颗文心、一位忠魂吹奏了千年。巫音喇叭长号昂得高高的，摸音、抛锣，一曲白鹤谣，渐至高潮。每年端午，每年夏天，巫音喇叭乐班都在吹。吹得白鹤盘旋于秧田中、大江滨。屈子就是那只白鹤，涉江，过沅水、浚水，踏湘水而来。踽踽经年的屈大夫啊，听到秦军攻破了郢都，故国不可归兮，惟有魂返，于是纵身一跳，楚子熊绎听过的白鹤谣，成了屈子的最后宿命。巫音悲来，唢呐声咽，一个楚国在哭，挽《九歌》而祭屈子，一排白鹭从岭上掠过茅坪河，兰汀香芷，清泉碧流，映着春秋古寨，映着一颗文心不死。巫音戛然而止，白鹤掠过，浪花溅起，卷起千堆雪，那投江的涛声，那巫音，其实就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心跳。

白鹤谣刚落最后一声长号。另一曲悲调“别枝子”又起，依然是古楚国官曲，平缓的吹奏渐入佳境，巫神过楚道旋律铿锵，丽日晴空山雨欲来，呜呜长号惊雷平地起。他悚然一惊，这样的巫音，这样的古乐，只属于一个楚人，非西楚霸王莫属。他是楚国名将之后，半世辉煌，垓下之战是英雄末路，是西楚霸王的黄昏，就像丹阳城落日暮黄昏一样，血溅天幕。退回江东，他可以再扳回一局，可英雄骄傲，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，万千楚国子弟相随，一将独归，无颜见楚国父老啊！当他自刎乌江、将项上之头割给船工时，那一刻就注定了西楚霸王的不朽。生当为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荆山楚韵，巫音悲歌，就是为英雄归来而奏。

呜（巫）音喇叭声咽，狂飙一曲动地歌。



# 临安有天目

王 棵

临安有两本文学期刊，《吴越》和《浮玉》。10多年前，《浮玉》杂志常向我约稿，我遂在其上发表小说。初夏去临安，我多次向本地新友说起这段往事，每次我说完，都有人小声问身边人：“他说的是《吴越》还是《浮玉》？”怪听者混淆，后来我摹仿临安方言，发觉在普通话发音里区别不算明显的“吴越”和“浮玉”，跑到临安方言里，区别更明显了。

五代十国时期有一国名吴越，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出生地是临安，临安于是成为吴越文脉的发源地。临安境内有一山叫天目山，古名为浮玉。在方言中易于混淆的“吴越”“浮玉”二词，令我脑洞大开：吴越国的命名，灵感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于浮玉山？如此联想一番，古时的浮玉山，就在我的脑海中成为吴越国的国山，现在的天目山，便成为我心中临安的首席地标了。

年轻时，我从军在外。休假还乡，常取道上海。那时，姐姐一家在上海某个街区做服装生意。因为姐姐的原因，天目西路这条路在我这儿耳熟能详。后来的30多年里，每每在报章上看到“天目山”这3个字，会产生一种别样感觉，就仿佛看到了自己青春记忆的一部分，对天目山的好奇也自然而然在心中聚集。

天目山有东西两座山峰，两峰遥相对望。古时，两峰顶上各有一个火山口，如同两只巨眼与天空对视，天目山之名，即由此而来。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曾居住东天目山，一为隐居，二为编撰《昭明文选》。据传，他因脑力消耗过度，双目俱障，禅师志公和尚取了俩峰石池水洗之，双目复明。

至今，天目山仍留有名叫洗眼池的一汪碧泓。去临安的第三天，终于得见年少时便已“认识”的天目山。是日有雨。雨中登天目山别有一番风味。在清静、冷冽的空气中，我们行至洗眼池。站在池边，向远处望去，但见青色的天空下，山色迷蒙，如一幅水墨画。我脑中不由浮现出昨晚在酒店的一本书上看过的诗，其中有明代书画家、诗人程嘉树的“饮茗茗溪逢涨发，问人天目指云生”，此刻，我就站在程嘉树当时正眺望的那个云雾生长的地方，与他隔着数百年的时间同对一座山有所属，感觉颇为奇妙。我又想起田艺蘅的《下东天目》：“宿雨翻成云，凄其山气清，乱峰穿日影，空烟应泉声。大叶

寒俱脱，沙田暖易耕。谁知双目眊，兼得小春行。”如今我站在这儿极目四望，发觉自己多少能感受到田氏赋诗时的心境。天目山至今未被过度开发，尚保持着极其自然的风貌，也就是说，我正徜徉其间的天目山，与从前的名流雅士来过的天目山别无二致。

“从前的名流雅士”包括王羲之、孟浩然、朱熹、李白、白居易、罗隐、潘阆、司马光、苏辙……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中光芒四射的文人墨客，都曾留下书写临安的诗句。据统计，自晋唐至明清多达900余位诗人在临安留下4200余首（篇）诗词，这其中，许多诗词内容的主角是天目山。

天目山是富足的，地处北纬30度黄金纬度线的它，生物丰富多样，堪称“生物基因库”。在一些游客那里，天目山被亲切地称为大树王国——“大树华盖闻九州”。叫它大树王国丝毫夸张：在这儿，森林覆盖率高达98.2%，高等植物品种高达2351种。在以“高、大、古、稀”著称的天目山植被中，既有高达58米的金钱松，也有世界上最大的古柳杉群落，亦有被誉为“世界银杏鼻祖”的“活化石”“五世同堂”古银杏，还有“地球独生子”野生天目铁木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这种野生铁木仅存5株。天目山是“世界模式标本产地”，以“天目”命名的生物，达172种。植物之外，天目山还有云豹、黑麂、白颈长尾雉、中华虎凤蝶等珍稀动物。野生动物的品种，达5024种。

虽然天上飘着细雨，但仍有穿着运动装的人在林间小道上疾行或慢跑。天目山是徒步爱好者的“驴行”佳地。一年四季，全国各地都有人专程来此徒步。天目山是道、佛、儒诸教合一体的文化名山，浸润在天目山的诗情、古意和宗教氛围中，呼吸着这大树王国充足的负氧离子，是一种身心皆被滋养着的感觉。此刻，我也是徒步者中的一员。这样的徒步亦是朝圣。我放慢脚步，放松心情，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

